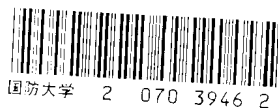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

上





国防大学 2 070 3946 2

# 世

#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上

# 纪噩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 编 李文海 匡继先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文海 刘仰东

匡继先 孟 超

张晓虎 程 歆

撰稿人 (按题目排列为序)

陈 桦

乔还田 晋 平

张晓虎

侯 杰

孙燕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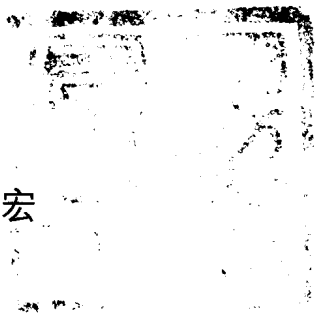
周 炜

张蜀华

周 源

李尚英

程 歆 张 宏





国防大学 2 070 3932 8

# 世

#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地

# 噩

# 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主 编 李文海 匡继先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文海 刘仰东

匡继先 孟 超

张晓虎 程 歆

撰稿人 (以题目排列为序)

陈 桦

乔还田 晋 平

张晓虎

侯 杰

孙燕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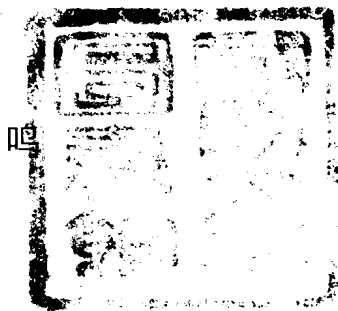
周 炜

张蜀华

周 源

李尚英

程 歆 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噩梦：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李文海，匡继先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

ISBN 7-300-02399-1/K·223

I. 世...

I. ①李... ②匡...

II. 不平等条约-中外关系-近代-史料

IV. D82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6475 号

**世纪噩梦**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7.25 插页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70 000

---

定价 (上下册)：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大英欽命全權專使大臣駐中華領事義 爲照會事

根據

貴大臣典閣部來文均已閱悉諒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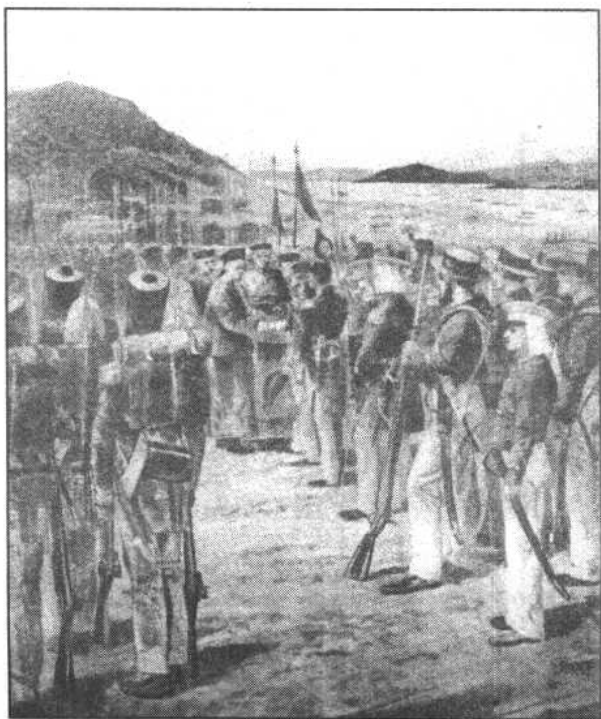
貴大臣裁部堂極力逐年以使兩國彼此和好且知萬善盡  
之所遇難辦之處已屬不少奉公使亦欲和平相和自應認真  
重責以期萬全今擬照依

貴大臣商開部堂朱文辦理一面以香港一島接收為英國所有貿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此間沙角大角等處統行繳還

重刊謝伯歸拾遺年正月 十六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辛酉日

John C. Har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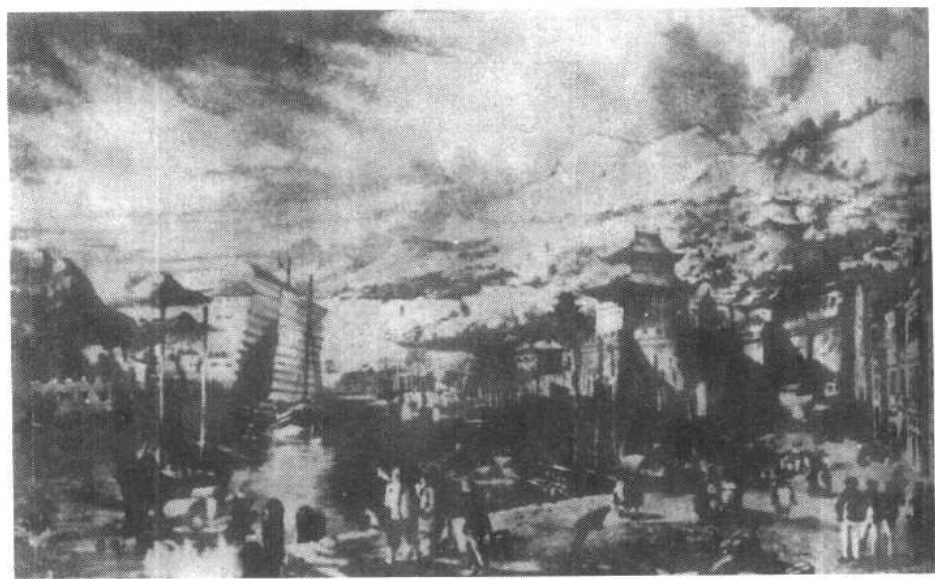
## 义律向中国提出强占香港的照会



1841年1月29日，  
英军侵占香港



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  
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后的香港

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黑龍江將軍奕山會同  
俄國東邊總督爾將軍在愛輝城議定和  
約三條

一 黑龍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  
江海口作為俄國新開闢之地右岸則江  
流至烏蘇里河作為大清國所屬之地由烏  
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何接連  
兩國交界明定之間地方作為兩國共管之  
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  
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江河  
行走黑龍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鄂爾  
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  
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  
管理俄羅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黑龍江松  
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  
員等在兩岸彼此觀看兩國貿易之人

一 俄國結界喇勒圖恩爾那托爾木喇福岳福  
中國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奕山會同議定  
之條永遠遵行勿違等因俄國結界喇勒圖  
恩爾那托爾木喇福岳福寫俄羅斯字滿  
洲字親自畫押交與中國將軍奕山並  
中國將軍宗室奕山寫滿洲字蒙古字親  
自畫押交與俄羅斯國結界喇勒圖恩爾那  
托爾木喇福岳福照依此文寫寫覽兩國  
交界上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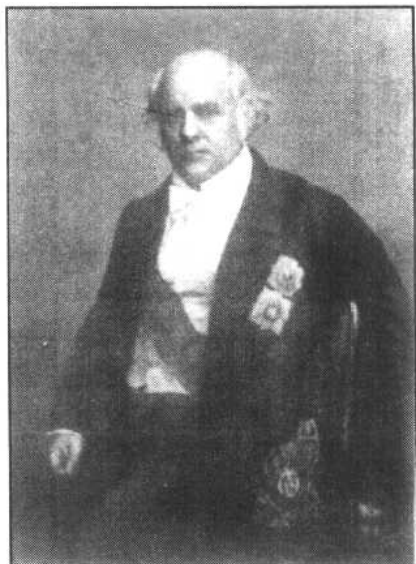
### 中俄《瑷珲条约》部分條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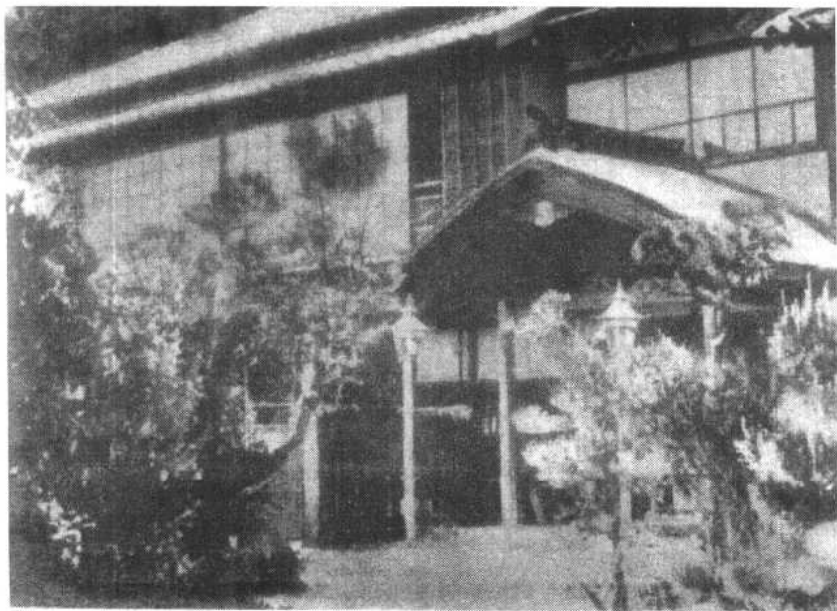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场景



恭亲王奕訢



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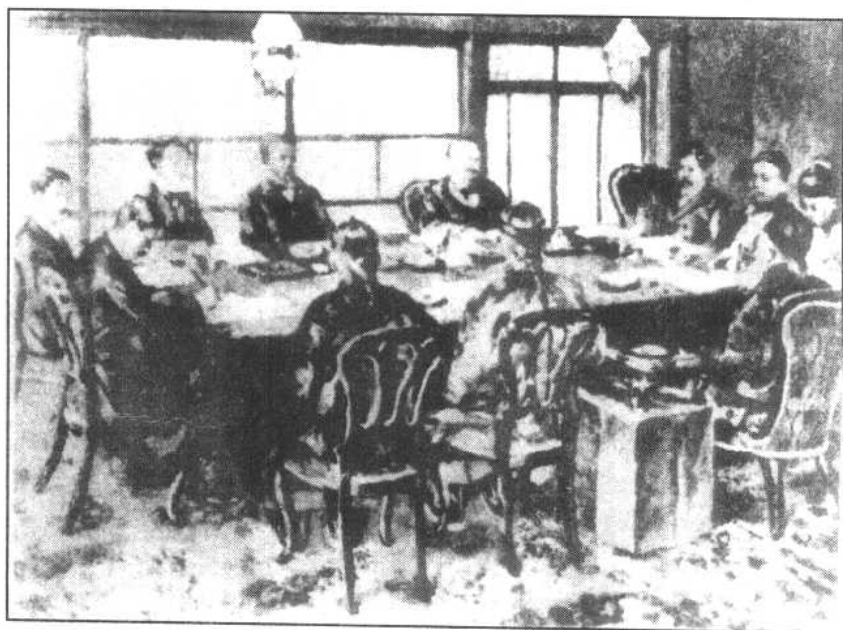
春帆楼——《马关条约》在此签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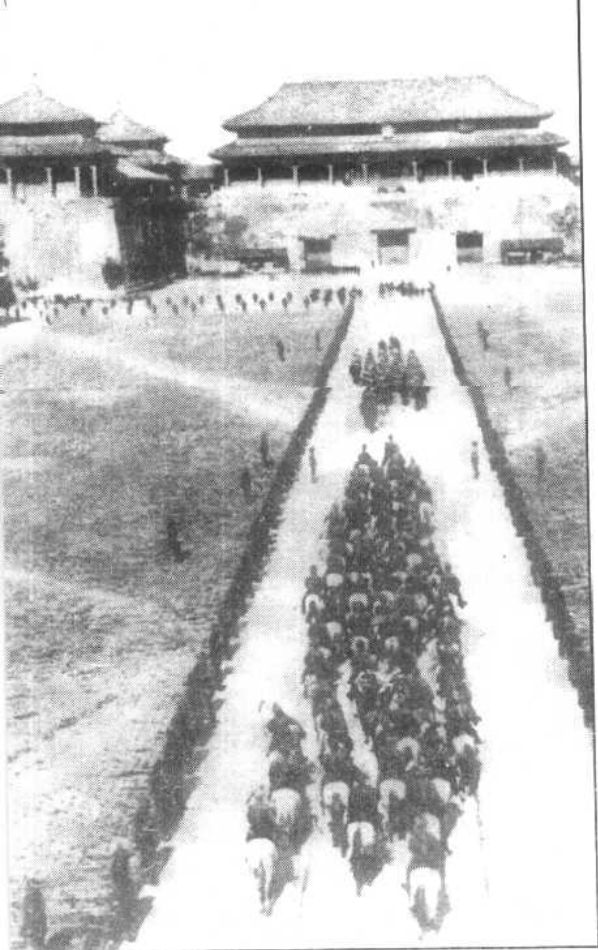
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



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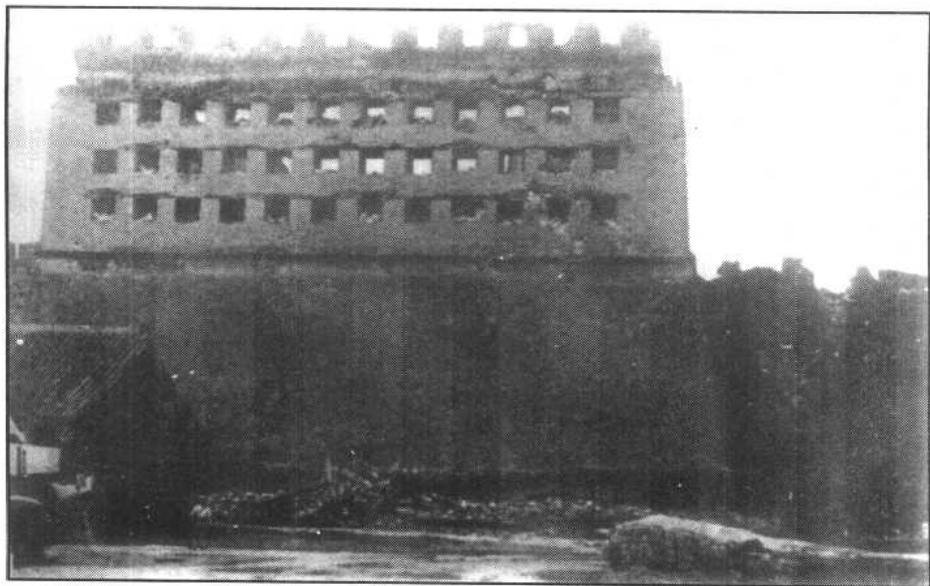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



八国联军侵入紫禁城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被八国联军炮毁的北京朝阳门残景



奕劻、李鸿章（右座第一、二人）与侵华各国公使在《辛丑条约》签字仪式上

# 時局圖



华侨爱国志士谢瓚泰于1898年夏绘制的东亚时局形势图。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肠代德国，太阳代日本，揭示了当时中国面临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态势。此图屡经时人改制印行，广为流传。

GDA96/05

##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共十册）的缩编本。《书系》于1993年2月出版后，受到史学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有的书评认为，此书翔实生动地记述了西方列强强迫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历史真相，披露了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鲜知的不平等条约谈判和签订的曲折内情。这无疑对认识近代中国如何蒙受奇耻大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提供了许多历史实录和解析；在写作上寓科学性、历史性于通俗性之中，十分好读。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套书早已脱销，现仍有许多读者寻购，希望再版。

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但我们考虑到原来的《书系》篇幅较大，又分出十册，读者不易收全。因此决定采取“压缩篇幅，突出精华”的原则，将原来的百余万字压缩三分之一，合成上、下册，另题名为《世纪噩梦》。序言除个别文字改动外，仍保持原样。为了使读者得到一些形象的认知，我们特地增加了17幅插图。这些图片分别采自《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中）》、《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今年7月1日，我国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庆祝这一举世瞩目的盛事，我们特意把修改压缩后的这套书奉献给读者，使华夏子孙永远不忘记不平等条约曾经加给我国的耻辱。

从割让香港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步步加深，肆无忌惮，从而引发出系列不平等条约，其时间长达整整一个多世纪，使中华儿女饱经忧患和灾难。这一切好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先辈们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平等条约的绳索已被挣脱，民族独立已经实现，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我们重新出版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使这样的噩梦永不再现。

# 序 言

李文海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1182件，其中除最初7件订于17、18世纪外，其余均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话，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

约。”<sup>①</sup>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

<sup>①</sup>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宣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么，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如何？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籍“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宣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福音，又何尝